李保国:太行山上的新愚公

□翟英琴

工序里讲得很明白,还是有人不按要求做,当叶片大面积变黄之后才心急如焚地去找李保国请教。李保国告诉他,这是缺铁造成的,得赶紧采取补救措施。他还说,治不如防,有再好的刀枪药也不如不刺口子。

中国来的“李先生”

2006年6月的一天,天气晴朗,日本信州大学的研究者崔同驱车赶往成田机场,去迎接他的同事李保国。李保国要来日本信州大学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,专门考察长野地区的苹果树种植管理。

二人相见甚欢,无拘无束地畅谈了一路。等将李保国带到住地,打开行李箱时,崔同不禁惊讶地瞪圆了眼睛,因为行李箱里竟然有半箱子是药!他这才知道李保国的糖尿病已经很严重了。

崔同开玩笑地对李保国说:“你跟伴野先生同病相怜,这下更有共同语言了。”他努力用轻松的气氛来掩饰内心深处的担忧。这一天,伴野先生因糖尿病并发症正在医院做视网膜手术。

伴野先生就是当时信州大学农学部唯一搞果树研究的伴野洁教授。那时他的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,常常影响日常工作。崔同就是征得他的同意后才邀请李保国来做访问学者的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,崔同尽量多地抽出时间陪李保国锻炼身体。他们一起登山,攀上驹岳峰顶俯瞰大地,一起去横川峡谷看红叶,一起去大芝庄泡温泉……李保国的气色渐渐好了起来。

在日本的大学里,研究室和试验田的使用权限是从上到下逐级递减的。也就是说,新入研究室的人,通常只能做些最基本、最简单的事,如果没有上面的指令,他们是不能随意使用研究室和试验田的。

现在的情况是,伴野先生因为身体原因很少来研究室和试验田,研究室的几个学生多半在自主学习,试验田则处于半荒废状态。

虽然李保国是访问学者,但是对信州大学、对长野来说,他属于“新生”,应该保持沉默,听从指挥。可是,李保国见不得试验田荒废,下车伊始便询问试验田荒废的原因,了解情况后,便结合自己掌握的知识,向研究室提出了改变试验田现状的办法和措施。

研究室要出现第二位“先生”了吗?研究室的学生们看着振振有词的李保国,感到很震惊。这位中国来的“农夫”竟敢破坏日本大学里不成文的规矩?

李保国学养丰厚,专业技能突出,将各类知识融会贯通,思维清晰,逻辑缜密,出口成章,他再次震惊了在场的学生。很快,李保国赢得了伴野先生的赏识和信任,伴野先生称他为“李先生”,这在讲究论资排辈的日本大学研究室并不多见。

最后的冬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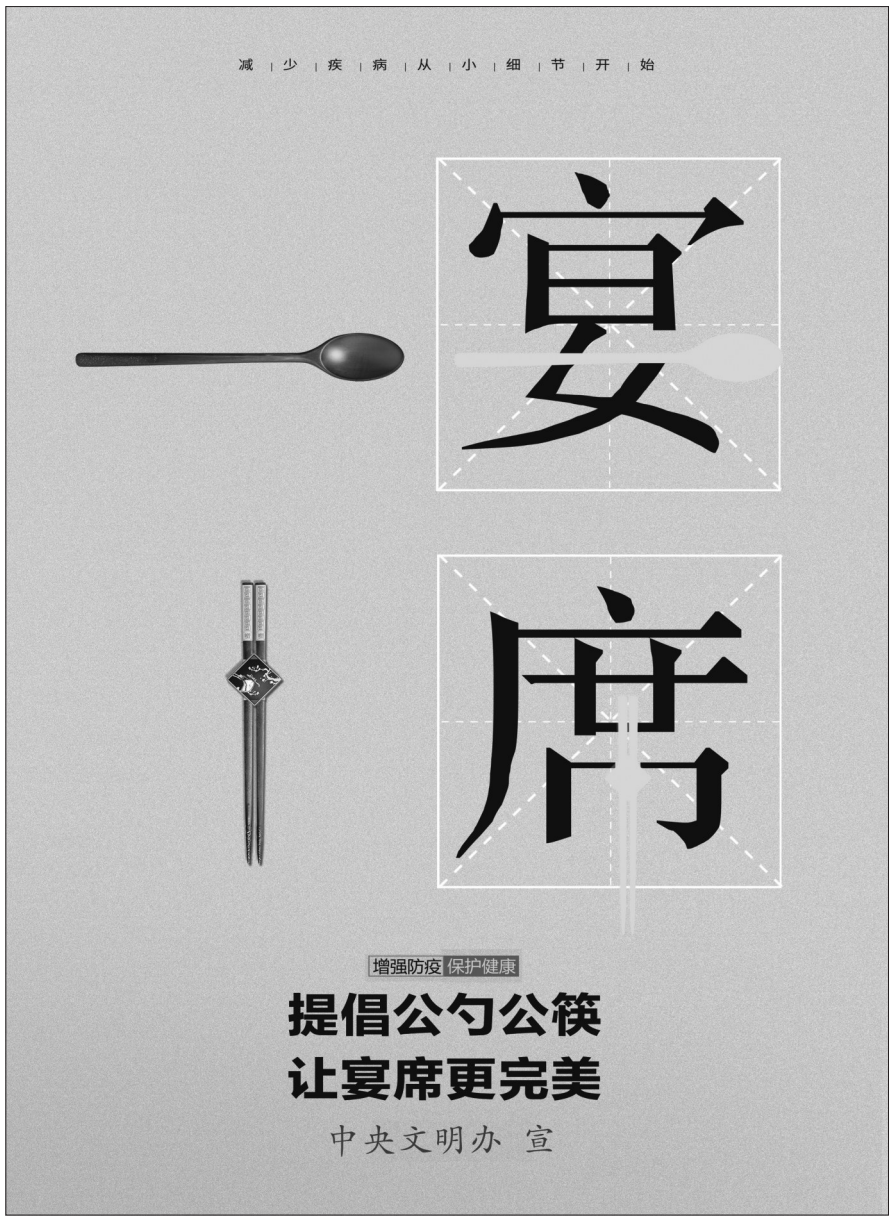
□靳军

“哎,我这话你可别不当回事啊,我当初要不是看他还有点用,怎么舍得让我那半大小子认他作干爹?说到底,还不是为了咱们的政治大业。你不知道,当初认亲时,我心里真是闪过了那句俗话——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!”

“哈哈,表弟,你真行,人家认了你儿子,反倒成了狼啦。不过,这选举,看你说的倒挺轻松,可是实际运作起来,可就是连打雷带放屁,一下紧似一下地招呼(方言:干)了,咱们现在是得好好地合计一下了。”

“得了得了,你以为这世上的男人都跟你似的,拿串门子、偷腥当饭吃。选举嘛,你放心,这两天没事,我净琢磨这事了。我想是不是这样:先把那八大员从沙场抽回来,再加上黑子那个二杆子,就是9个人。对了,还有咱的妇女主任李秀兰,她干了这么多年了,和全村的老娘们小媳妇都打交道,影响力还是挺大的。何况,她现在离开咱们的支持跑单帮肯定也选不上,所以不怕她不掏真劲儿。把这10个人撒下去,先摸摸村里人的底,看看有没有那不吃草料、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想跳出来跟咱作对的。如果有,咱不如现在就去找他明侃,争取在选举开始前把他拿下,让他死了这份心。对这样的,咱就直接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,而且要稳准狠,要么不干,干就斩草除根!退一步说,万一做不下工作来,咱起码也知道了对手的实力,这样,咱心里也就有底了。其实,这不仅是摸底,通过这个过程也能拉票、笼络人心。咱毕竟在台上,好多人指着咱们给他办事呢,甭管他是歪瓜裂枣还是嘎杂子琉璃球(方言:村里的小混混),村里的事离了咱们还真就办不成。老大,这个时候,你得要好好用用你的权力了,要把它用出花来,要用得权有所值。眼下什么是值?能帮你选举,就是值,帮不了的,就不值。对咱们来说,选举成功才是硬道理。”

“哈哈,精辟精辟,不愧是军师,想得够全面,手段够辣!你这一番气势都快赶上你亲家王乡长了,真是近朱者赤,守着老鸹的白毛猪都能变黑,受他熏陶不小嘛。我可给你说,这话也就在我家里说说,出了这个门,你把嘴把严点啊。都是咱们的村民,衣食父母,咱们不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去,要相信他们,依靠他们,组织他们,糊弄他们,以勇猛的精神、昂扬的斗志打赢这场战争,哈哈哈……”

“你这嘴可够损的,谁是老鸹谁是猪啊,小心我在王乡长跟前告状。你也别光笑,老大,出点血吧,晚上把刚才说的这几个叫到一起喝顿酒,细细地嘱咐嘱咐,别让这帮小子再给咱惹了事。再说,马上要出征了,你也该给弟兄们壮壮行了。”

“好,你联系吧,晚上都到这儿来,我亲自给他们满酒!”